

史

記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爲

魏人爲也而

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文庶也又

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爲公族大夫餘子嫡

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

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

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

而楚相云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

璧共執張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

釋音釋○索然

其妻曰

嘻

索隱曰音嘻鄭玄曰啻怒恨之聲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

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

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

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

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

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

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

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妾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渠音詭。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

徐廣曰一作檄。尺。後語云丈二尺

二尺書也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欽

索隱曰若汝也

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滅苴蜀相

攻擊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包音與巴

其自相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按巴苴卓名今論已遂誤作

巴也或引天苴即巴苴也。燕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

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好巴與蜀爲難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

張儀從子午道代蜀王自蒞苴苴之地。志云苴侯都

葦。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葦蒞。故城是蜀。葦都益州

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

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

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

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

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黃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

受故其名或也戰國策作鞏鞏氏之口亦其地相近

地什谷地名正義曰什谷水出北山郿縣又

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縣又

有故郿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當屯留之道

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郿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

正義曰屯留洛州縣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襄陽也

道即太行羊腸道也魏絕南陽是當屯留之道今魏

絕澗壤羊腸韓

楚臨南鄭

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

上黨之路也

秦攻新城宜陽

索隱曰新城當在洛南自關之

之兵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

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工故反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二資者備而王隨之六今王地

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程

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

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你得繕兵不

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膳音膳同膳吳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貧也索隱曰西海謂蜀川

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

正義曰海之言海也西夷海味無知故言海也言到盡

西方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而

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

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

合謀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東王兵元年十月擊滅之其

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

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餘黃曰表一作華與張儀圍蒲

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

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

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東上惠王乃

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徐廣曰夏陽山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

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

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

正義曰惠王之十三年周

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

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

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以取魏之

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却留魏四

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

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

津

觀音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

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北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以覆蘇秦

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入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

索隱

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

也也據卷銜酸棗

春丘權反

○正義曰河外即卷銜燕

酸棗○正義曰卷銜屬鄭

州燕滑州

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也

劫衛

取陽晉

正義曰汝城在曹州乘

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

迎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

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

索隱曰戰國韓怯於秦秦韓為

一梁之云可立而須也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

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

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

王高枕而卧

正義曰枕針鴉反

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

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

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
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
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
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拉腕瞋目切齒以
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
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
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
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
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

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

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王曰大王誠能聽

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

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舍大王箕箒之妾秦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強齊而西益秦也計

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曰陳軫獨弔之楚

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

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

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貧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
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
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
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計也楚王曰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
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壘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
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
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

徐廣曰漢在故江

中之地

正義曰今涿州也在漢水北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

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

中地

正義曰要音腰也

欲以武關外易之

正義曰即商於之地也楚王曰不

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斬尚尚得事楚夫
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
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
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
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
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也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賂楚
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
言懷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汝楚妾請子母

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

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

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令

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

曰古之帝王多都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

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

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
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
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
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
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戰正義曰挑音田烏反粟不如者勿與持又夫從人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
汶山正義曰汶音派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
皆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而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

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之北境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

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

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滿前

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魏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

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

史記卷之六十五

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徐廣曰一攻秦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

日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曲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

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

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

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

當天下曾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大王悉

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

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鄒莒之

也九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

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

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

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

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

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

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

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

五

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
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
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太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
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
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斯徒謂雜
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一十萬而已矣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跣

音徒俱跳躍也又云編卒一足曰跣跣科頭謂不著兜
鍪入敵○索隱曰跣又音勃戰國策依虎擊之士也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勃戰國策依虎擊之士也兩手捧頤而入陣也○索

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

聞三尋

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快於後蹄音鳥穴反缺謂足缺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

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騰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裼以趨敵

索隱曰徒裼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

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

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

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

則鴻臺之宮蔡林之苑

徐廣曰蔡一依票○索隱曰非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

為音于為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

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
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
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
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二勝國以危亡隨其
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
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

索隱曰
番音盤

又音麥趙
之邑也

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

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

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

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

曲沃平周等也

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

反綿善

池割河間以事秦

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

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拍博關

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

指博關則深河臨菑即墨洙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

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

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

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

勅音勅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两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忿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滹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
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必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
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

午道

素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

告齊

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

於河外

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滏池約四國爲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滏池面相見而

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犬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

秦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

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曰適聞

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

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

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乃

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

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

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

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

斯今象牙橋。正義曰：并今善也。摩代王之亡天下莫并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滹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正義曰：並在易

州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不定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燕王聽儀歸報未至咸陽而
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
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
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衛復合從秦
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
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
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
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爲祭器也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

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

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誤

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

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

王約曰爲王討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

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

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

內寵國而外伐與國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爲鄰故云與國也

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主也此臣之所謂託儀

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索隱曰年

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知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

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

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必以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異然有敬汝之事何不相見異

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

請令公慶事可乎索隱曰慶一飽也謂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

需約諸侯從親素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

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

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

於廷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

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

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

齊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

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
 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
 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
 謝索隱曰謝情謝師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
 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甚年
 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
 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張儀列傳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並
依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

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
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
爲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
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
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
之主楚王也王秦

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
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

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寇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背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

孫心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

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

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

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曰中國

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秦得燒掇

焚行徐廣曰一孤切。素隱曰振音都活反謂焚燬而

且燒燬焚行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擊也戰國策云君之國有事素隱曰謂山東秦將輕使

重幣事君之國素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

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其後五國伐秦曰按

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

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

以文繡千純素隱曰凡絲綿布帛婦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素隱曰謂上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乃起兵襲秦

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

夫敗秦人李伯之下素隱曰謂義渠破秦軍也

作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玉璽之相印爲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

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

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索隱曰張儀說六

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國使連衡而事秦

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觀

而賓秦也閔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從觀

秦之衡故蘇爲合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樗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於

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

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稽音難鄒說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

言非若此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

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濁水流自出結

計也言其智計宜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

夷乃稽腹大如甕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劑之稱也滑

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

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

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郃州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伐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

萬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按明矣而傳云八年按之不同王邵按本紀年表又此傳三類記秦伐國並不同又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

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

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樛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

戰國策以仇猶為次山韓子作仇山地理志臨淮有仇酉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虢國道險
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險塗內之
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
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躍鞍而馳至十九日
仇猶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入鍾也

橫陳之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

號曰誅楚其實護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擣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

曰衛疾正義曰防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云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

擣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擣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

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守

故城在滑州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洛作莘也蒲守

恐請胡衍

索隱曰人姓名也

胡衍爲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

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

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

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

今伐蒲入於魏

衛必折而從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魏云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云

西河之外

正義曰謂同華等州

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彊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

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

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

片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

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

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

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

曰後百歲是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

城中

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任

鄙智則樛里

封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

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學百家之說因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

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

侯輝相壯友

索隱曰輝音輝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志作輝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

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

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

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索隱曰山海經

息壤云昔伯以堙洪水或

具此也○正義曰秦邑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久矣

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

日夕矣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嶺五谷之

千里攻之難

索隱曰數音率庾反

昔曾參之處費

音魯人有與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

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

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

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奔巴

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
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

孫奭

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奭正義首釋

二人者拔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

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

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

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

王召茂欲罷兵故甘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

茂云息壤在彼邑也

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

索隱曰趙系宗昭王名穰系本

云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

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北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

氏韓求救於秦是行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國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燕

在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

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

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

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

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

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

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

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知

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

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警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

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人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也正義曰上說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

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楚相合也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鳥高反

於秦

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性宜獨闕向壽也

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

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

子為壽謁之公仲

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

蘇代謂報公仲

云秦韓交可合

謁於公

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

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有所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有所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有所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也公何以異之

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

正義曰

改不可信若變改向

公不如與臣謀其變也善韓以備

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

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難也

正義曰

先委二人故韓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昭王元年反且陽之民

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

歸居今公徒收之其難

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

難事也

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

難事也

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

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今向壽以秦

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

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

已買

而交走秦也

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

秦楚爭疆而公

徐過楚

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以公則斷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

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

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

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滅韓魏而取齊今向壽

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以公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

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也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

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徐廣曰昭王元年擊

魏皮氏未

擣里子與魏講罷兵

索隱曰那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

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

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

重矣自穀塞及至鬼谷

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其地三穀在洛州永安縣西北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

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

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閩內乘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

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

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

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

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處之索隱曰如猶晉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復音福以市於齊齊

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

問於范雎

徐廣曰一作環。索隱曰沐緣反。音休。軼反。戰國策一作環。字。正義曰許嫁反也。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

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

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

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

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

卒包藏禍心。辨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

依顧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郤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
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
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
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
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
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曰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茲茲於燕

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於

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為

秦昭王伐趙趙怒臣曰得唐者得千里之地之燕以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使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

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

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

日即張唐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

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實索生

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索音託其道德故云頃索今臣生十二歲於茲

矣君其試臣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

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燕北威燕趙戰勝攻取

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

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索隱曰應侯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

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知

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

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

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

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

今願先報趙請許諾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王

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以秦獻曰

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大夫入秦者燕不

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

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

臣五城以廣河間齊曰濟南州矣反一首請歸燕大

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

太子趙攻燕待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

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一系總曰譯以十甘羅還報秦乃

封甘羅以為上卿後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大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

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

恐或疑

此當云見重屈齊誤脫一字。甘羅年少然以一奇計
正義曰甘茂爲強齊楚所重。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